

高尔基是普希金最完美最独特的学生，在对文学的人文理解方面，他比自己的老师走得更远。在艺术的预见性上，他达到了巅峰；他是无产阶级导师，多年来一直用自己的呼吸温暖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陷于灾祸之中，当他们尚处于历史低谷，默默无闻、无话语权之时，是高尔基给予他们以安慰。高尔基尽其所能地做事，就是为了让新的普希金、社会主义的普希金、全天下全宇宙的普希金能够即刻准确无误地明白自己该做的事。对高尔基的记忆将被永久地保存下来，因为留在他墓门前的，是比普希金墓门前更加幸福和自信的年幼生命。或许，在这些生命中已然出现未来的“神秘歌者”<sup>①</sup>，他们定不会辜负普希金和高尔基的信任。



人，一个苦涩的称谓

〔俄罗斯〕帕维尔·巴辛斯基

王晓宇译

帕维尔·巴辛斯基（Павел Басинский，1961—），俄罗斯作家、评论家。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近年来致力于作家传记创作，重要作品有2005年出版的《高尔基传》、2010年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逃离天堂》（斩获当年俄罗斯重要的文学奖项——大书奖）、2013年出版的《反对列夫的圣人：喀朗施塔德的约翰与列

---

<sup>①</sup> 出自普希金《阿里安》（1827）一诗，参考查良铮译本，第198页。

夫·托尔斯泰》以及2017年出版的《列夫·托尔斯泰：自由之人》。巴辛斯基撰写作家传记一般借助于日记、回忆录、书信、电报、报刊文章及档案资料，少主观臆断，多客观呈现。他是数十年来唯一尝试为高尔基的整个身世立传的作家。他创作的《高尔基传》首次披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档案材料，不仅对作家神秘身世中某些被忽略的节点进行了补充，还将高尔基作为新宗教的预言家加以呈现。对大作家长期、深入的研究使巴辛斯基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坛颇具权威的高尔基问题专家。

《人，一个苦涩的称谓》（*Человек—это звучит горько*）发表在2018年3月6日《俄罗斯报》上。文中，巴辛斯基将高尔基比作“外星人”，认为他的人生经历就是寻访“大写的人”的过程。

译者

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他没有获得爱，朴素而温暖的人间之爱……

这一点正好可以解释他早年的悲剧和笔名“高尔基”<sup>①</sup>的由来。一八九二年，在梯弗里斯，他想出了“高尔基”这个名字，当时他刚写完第一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这部小说一鸣惊人！）。自此这个笔名就彻底取代了他的真名——“阿列克谢·彼什科夫”（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

在经历了两年的半孤生活后，高尔基沦为全孤。他在圣像作

---

① 在俄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苦的，苦涩的”。

坊当过跑腿的，在轮船上做过刷盘工。在喀山给面包师当过帮工，用肩膀扛重达数普特<sup>①</sup>的袋装面粉，搅拌大桶里的面团。为保障大学生们一大早就能吃上新鲜热乎的面包，他还亲自为他们分发……而这些大学生就来自那所没录取他的大学<sup>②</sup>。后来，他还做过陪审团代理人的助手。随后便开始漫游罗斯……

再往后，高尔基成为俄罗斯乃至世界名人，二十世纪初仅次于托尔斯泰的最有名的俄国作家。他还两度侨居国外，革命前和革命后在意大利总共生活了三十年。他曾是苏联时期的主要作家和作协头号人物。高尔基后来离奇死于“戈尔基-10号”国家别墅（斯大林的别墅和官邸也曾坐落在这条街上），关于他的死至今仍存在诸多疑问。最终，高尔基的骨灰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与古比雪夫<sup>③</sup>和基洛夫为邻。这样，他的骨灰便具有了国家级意义，以至于当他的遗孀提出要拿走部分骨灰葬在新圣女公墓，高尔基之子的坟墓旁边时，竟遭到了拒绝。

高尔基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心充满了不安。在那种情况下，人会不由自主地努力转移注意力。几位志趣不同的领导人身着礼服和弗伦奇式军上衣，在弥留的高尔基病榻旁喝着香槟。不过，与内心的厌恶相比，这还算不上太可怕。高尔基的好友叶卡捷琳娜·库斯科娃曾写道“他们手托蜡烛，不分昼夜地站在那里，俯视着默然无语的作家。”他们似乎要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和你同在。你是我们的……”于是他垂下

---

① 普特是沙俄时期的重量单位，1普特约合16.38千克。

② 这里指的是喀山大学。

③ 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1888—1935），苏联早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了双手。

有人认为高尔基返回苏联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原因，比方说他被“收买”了，又比方说有人认为从那个“小箱子的故事”（说里面好像保存着作家的秘密档案）可以推导出有关“高尔基临终之事”的逻辑。这样的想法很幼稚。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他侨居国外期间，东西无处可放而已。高尔基本人和他所有的同时代人都能理解这一点。前面提到的那位库斯科娃曾经写道“假如他能侨居国外，那么这位大名鼎鼎的侨民高尔基肯定会过得非常富足。”

我们进一步思考：他在苏联时期那些年轻的苏维埃作家们“富于战斗性而热火朝天的纷争中”有地位吗？我们终究无法找到准确答案，因而不得不把它“推后”，留待“一切昭然若揭”之时。或许，这就是高尔基生平经历的主要特点：有关他命运发展的所有线索都无果而终，突然间就陷入了一片空白，就像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一样，你读啊读，总觉得马上就要弄明白它的意思了……可是，不行……于是你只好“推后”。一个无法揣测之人！伟大而又无法揣测……

就拿他的中篇小说《在人间》来说，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简单。如果剔除“在人间”这个词的模糊含义，高尔基意识中的黑洞就暴露出来了。这一点需要依照“陌生化”的原则来理解。如果说可以待“在人间”，那么，在别处也是能够待下去的。难道，这个“别处”指的是“非人间”？对于高尔基来说，“人间”不仅仅是空气般不易被人察觉的居住环境，还是一个陌生的物质空间。男孩被依照某人的意志抛弃至此地。依照的是谁的意志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连他也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如果一个年轻人的座右铭是“我们来到这世界就是为了

反抗……”，那么，这里的意志指的就是某种邪恶的意志。

在民间有一则关于青蛙的寓言，说的是几只青蛙掉进一个装酸奶油的罐子，第一只青蛙把腿放下来不做挣扎，然后淹死了。第二只青蛙则不停地用腿扑腾，直到酸奶油变成黄油，它终于钻了出来。高尔基天性刚烈、倔强，就像第二只青蛙，所以当命运将他抛向“人间”时，他突然就像在面包房里搅面团一样处置自己周围的环境，不给世上的“异己分子”留任何余地，直到后者屈服为止。

且看高尔基自一八九一年开启的罗斯漫游大事记。从下诺夫哥罗德出发，经由伏尔加河沿岸、顿河流域、乌克兰、克里木和高加索地区，造访喀山、察里津，住在格力亚兹-察里津铁路线上的菲罗诺沃火车站。之后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城做搬运工。从罗斯托夫前往哈尔科夫。又从哈尔科夫赶赴雷热夫修道院，再到库尔斯克。又到扎顿斯克。造访扎顿斯克季洪修道院。前往沃罗涅日。返回哈尔科夫。之后又前往波尔塔瓦，从波尔塔瓦途经索罗庆采到密尔格罗德。造访基辅。前往尼古拉耶夫及尼古拉耶夫县的康德博沃村，遭乡下人殴打。从尼古拉耶夫医院出院后前往敖德萨。在奥查科夫开采盐矿。比萨拉比亚之行后返回敖德萨。前往赫尔森、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雅尔塔、阿卢普卡和塔曼等城市。来到库班。在麦科普被当作流浪汉拘捕。后又游历别斯兰、捷列克州和姆茨赫。再次被捕。然后来到梯弗里斯。

这行程可真让人眼花缭乱！此外他还只同那些从北方到南方来工作和捕鱼的俄罗斯流民后裔结伴同行。可是他们中间也有小偷、强盗和乞丐。而高尔基和任何人都能找到共同语言。尽管如此，他终究还是异己、同路人。作家早年最优秀的一部短篇小说

就以《我的同路人》为题。

最后，命运又将他卷入报人和作家圈子里。但即便在这里，一开始他也还是个外人。无论起初知识界对他如何宠爱有加，也不管圣彼得堡是如何大摆筵宴地为他祝贺（米留科夫、司徒卢威及柯罗连科等人都前来捧场），他们终究还是把他当成“座上宾”。天晓得他是谁，从哪里来，为何而来。在托尔斯泰眼中，高尔基就是个乡巴佬，与他说话时还爆过粗口，可是后来他发现自己错了。“我没法坦诚对待高尔基，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就是改不了。”他对契诃夫说，“高尔基是个恶人。他本质上像个暗探，不知从哪儿来到了自己一无所知的迦南之地，审视、洞察一切，并将这一切呈报给自己的神。”

对那些贵族和知识界人士，高尔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写给列宾和托尔斯泰的信中，他为“大写的人”唱颂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人更优秀，更复杂，更有趣的……”“我深信，这世上没有什么比人更好……”与此同时，他又给妻子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写信说“要是所有这些混蛋和卑鄙小人都从我眼前消失就好了！”（他在这里指的正是那些为他的荣誉举杯庆贺的人）“我看见吉皮乌斯与达维多娃在亲吻。这是何等有伤风化之事！”

那么他在什么时候才真诚坦白呢？侨居国外的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曾回忆起这样的场景：布宁、绥拉菲莫维奇、扎伊采夫和其他一些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以“星期三”为名结成一个小圈子，在作家捷列绍夫位于莫斯科的寓所内聚会。有时高尔基和夏里亚宾也从圣彼得堡赶来参加。高尔基不在场时曾展开过有关他和他的真诚问题的谈话。有一次，魏列萨耶夫说“先生们，一劳

永逸地解决问题吧，不要再触及伤脑筋的话题！不要再谈论高尔基的真诚问题了！”

弗拉基斯拉夫·霍达谢维奇曾写道 “经历了俄国解放运动及接下来的革命，高尔基以笨蛋流浪者的身份从卢科扬诺夫县走过。”事实上，列夫·托洛茨基在高尔基的讣闻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确实，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以流浪者和同路人的身份出现。他出现在托尔斯泰、列宁、柯罗连科、罗赞诺夫、契诃夫、加蓬<sup>①</sup>、布宁以及斯大林等人的通信名单中，和他们有着亲密的联系。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与现实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贵族和乡巴佬、布尔什维克、神职人员、内奸、君主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院士、作家、集体农庄庄员、克格勃，以及这个邪恶世界的其他人员同时来往，而在这个世间唯有他找不到安身之地。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指出 “高尔基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审视一切……”

尽管如此，这位貌似“暗探”“流浪者”“同路人”的高尔基在其身后留下了多少财富啊！且不说他有二十五卷集著作，其中的许多文艺作品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至今尚未公开的、数量巨大的信件，还有数百篇文章（从一八九六年为下诺夫哥罗德艺术-工业展撰写的简讯，到写给领导人和执法机构的颂歌）！这里面也包括一些充满哲理之作，比如《两种灵魂》和《个性的毁灭》这样的文章。但这仅仅是文本部分。高尔基背后还有一系列由他创立的文化团体——知识出版集团，各种集刊、杂志和报纸，以及在他去世后才结束运营的科学院出版社。在几乎所有旧书系都已淡出人们视野的今天，“名人传记”系列依旧坚持出版。此

---

① 格奥尔吉·加蓬（1870—1906），1905年革命以前是俄国东正教神父和工人阶级领袖，被称为“社会主义教士”。1906年被社会革命党人谋杀。

外，还有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学研究所——高尔基文学研究所。他不仅仅是一个人，简直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工厂！

但是有时高尔基的作品读起来有些怪异。他的所有著作都兼具真实和杜撰、心理上可信和不可信的成分。他对现实的描绘有时达到天才的程度，譬如《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就是如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拥有弗拉芒大师血统的伟大艺术家。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在最后这部长篇小说中描述的一些场景（萨姆金喝茶或者“流血星期日”之后的彼得堡）已然逐渐模糊，然而却也获得了某种独特的神奇力量。

与此同时，他还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比如“独处”的人们。在他作品集的第十七卷中，有一些片段先是引人发笑，而后又让人感到莫名奇妙的凉意。

弗拉基米尔的神父费·把靴子放在自己面前，庄严地对他说“去吧！”

他问“你不能去吗？”

他信心满满地总结道“没有我，你哪儿都去不了！”

剧院休息室里有一位红衣女士，来到大厅时已有些迟了。她在镜子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发型，严肃而又满意地大声问某人：“那么，你想死吗？”

或者说他就像契诃夫那样，认为谁也看不到自己，所以试图用抹布去捕捉阳光。

是的，他对人心怀爱意，但那是一种“奇特的爱”，其中既有痛苦，又有激情，既有欢乐，也有憎恨。当然，《二十六个和一



个》《庸医》《吃人的情欲》和其他一些作品都仍将占据俄罗斯感伤主义散文的巅峰。但这终究是一个路人对别人家孩子的喜爱。他为何永远以审视的姿态、不加区别地对待所有人（无论你是马车夫、刑事犯，甚至托尔斯泰）？又因何要塑造一个关于“大写的人”的奇特神话？

大体上，他的关于“让人感觉无比高傲的”“大写的人”的传说特别可疑。难怪打牌作弊的萨金会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独白为自己辩护，同时又在空中用手描画出一个人形轮廓（《在底层》中有这样一个情境说明）。这是一个怎样的轮廓？萨金在自己面前看到了什么？为何在他独白之后，“演员”这个人物便上吊自杀了<sup>①</sup>？

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假设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个外星人。他的种种怪异和伪装都源于此，从匠人般的外貌到与尼采相像的海象胡子，这一点许多人都觉察到了。他的所有著作就像一份到访地球的天才的差旅报告。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没有错过任何细节！但是，“大写的人”究竟是什么？直到最后他还在探询。

当他获准离开的时候，他是何等轻松啊！想想看，为了在回家路上一头扎进宇宙的渊薮，他会怎样疾速地舒展开自己的双翼！终于，他的内心变得那么明朗而单纯！而他所在星球上的那些学者，在读了他的报告之后，终究还是问道：

“怎么样，见到‘大写的人’了吗？”

---

<sup>①</sup> 剧本《在底层》中演员和萨金两个角色年纪相仿，均不到40岁。前者饱食终日，嗜酒如命。萨金在他面前大肆宣扬一种不满足于仅仅填饱肚子的“大写的人”的理论，演员听完这番理论后不久便上吊自杀了。

“见到了！”

“是什么样的？”

“啊！真是绝妙！让人感觉无比高傲！我、你、还有拿破仑等人统统都是！”

“那看上去又是怎样的呢？”

于是他在空中描绘了一个奇特的人形轮廓。

## 永不停息的生命之钟

——纪念高尔基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俄罗斯）安德烈·鲁缅采夫

王丽丹译



安德烈·鲁缅采夫（Андрей Румянцев，1938—），俄罗斯诗人，作家，俄作协最高创作委员会成员。出版有诗歌、小说及文学评论方面的著作三十余部，重要作品有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著名的“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之《万比洛夫》卷（2015）和《瓦连京·拉斯普京》卷（2016）。2018年，为纪念高尔基诞辰150周年，作家撰写了《永不停息的生命之钟》（*Неумолкающий колокол жизни*）一文，对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罗斯游记》进行评论。这里译介的，是作家本人对已发表的俄文原文作适当删减之后，专门提供给《世界文学》的版本。

译者